

儒林列傳

此篇列儒學廢興之故綿綿延延屢斷屢興屢興屢不振如綫之緒絶續茫渺此所爲廢書而歎也眞意惻怛可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

可歎　可歎　歎

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可歎）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

尊齊魯所以重夫子

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

可歎

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可歎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此下卽章首所謂功令

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

焉博士官置弟子卽所謂爲學官之爲去聲讀

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眞知漢詔令
者禮次掌故
二官遷代留
滯故特令補
內史卒史旣
通之又得遍
知詔意究宣
上從焉
文學掌文書在

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
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
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
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官屬行法者
用掌故補之
令吏皆儒生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借賓形主

言儒隱顯各者聲不以亂法病俠獨可詠哉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

俠本可罪史
根公孫弘輩
以儒術深文
阿世取資不
信不果不誠
足忿也而俠
獨蒙辜故三
致風刺意焉

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
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
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
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
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

有味

公孫弘誅郭解正所謂以文亂法者而自命以儒太史公深根之謂以術取相又謂卑論儕俗與世沉浮取名刺其心術而抑揚之

侯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激詞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餘波

後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滑稽列傳

崔浩云、滑音滑、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紛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自是至理微中即天道之解剝有間處故可解紛

非明天之道不及此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

一切事情知自然之道俗與拘士不同立極

轉

忽

意殆如老氏言乎

因之謂前王修教不易俗

齊政不易宜也

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

地

變

一又變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

奏上

人

極情之理而自然之爲體

沛然百川萬折放而之海意象

巧而有餘也

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所謂行貨有道知自然之符者其去世之競競遠矣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責人叢然擇人任時順道也

時繳前語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忽綴前語無端甚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治生小數白圭用之而天人之理畧具

泠語束

無端

短綜

至卵、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

抑揚束

叙漢興文法

又變戰國時

人行其私至

富、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内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

漢與一統故規海內言之亦自然之體關中特重特長重京師也

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在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

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巴蜀滇僰邛筰河西俱揷入關內蓋皆秦地

關中至此乃束

次三河重王者更都

趙

奇中正正中奇 奇

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

上乃河内

北趙代衛

燕

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

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

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

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

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



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

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

歸之夏重夏地

盡天下業如指掌已復撮其要括言之

重鹽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

易爲生故偷生至言至言

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

原評極知鄙猥不吝情實故屢起屢嘆猶以爲不足也直歷舉世間先生利害喋喋不厭而其中各有精意險語始欲使人忘倦惟時特止于人名專實故名傳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刦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幷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
傳戲馳逐鬬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
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能盡索耳終不餘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

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

殘無禮無法矣故以爲風刺之言

此後本富更不列高者僅

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末富耳下則姦

傷哉乎本不如末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

當世所謂譽人蓋如此

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

與吏求近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
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
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
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

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
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
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
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
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

世變愈趨愈下可感可激如謂子長貨殖痴人前不堪談夢耳彼誠然之

胥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

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

貨殖終

非也、

趙畧長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

秦文長

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
插
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
插趙后
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
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
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
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
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

提綱說一遍

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

歸重道德一

獨揭儒與並

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

道論甚精雄
視百家
象山云因循
亦好因其事
循其理
贅上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

究萬情大談

放文

贊上

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

文覆解一遍

此所謂儒直當時經師之倫太史公於道論甚精而視儒學甚粗安得不相詆

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

晝

圓機

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踈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

叙渠游學正
應學天官數
句便見其學
之所宗

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
言足治民

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
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
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
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
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

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

承上曰禮樂

此所欲論著

亦天官事且著以爲符貟苟不細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自負荷如此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史記本春秋而作故敘春秋

宗五經

句句變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
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此春秋大綱領著之見史記綱領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

綜

結餘波

又借壺遂發史記欲論載明賢忠義之意定哀間多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敘辭之義

此數語亦非獨布德頌功察其本隱然言外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孔子作春秋史竊取其述而不作之旨史記且有三意一以獲麟來史記放闕而作一以為紀載當世明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

聖公卿賢大夫而作至卒桊文以爲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而作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

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
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
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
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

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

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

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

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

譜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

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
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
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
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
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

明切

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
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
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
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
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

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
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
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
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泰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

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

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旣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

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旣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旣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及反爲奴、武庚旣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剝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

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居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

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
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
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
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
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
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

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
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
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
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
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

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鎭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内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塡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絶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

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尼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絶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説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絶籍糧餉、作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叛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
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
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刼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
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
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
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
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説、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説、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内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

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
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
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
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
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鄧晉

後學 涂大呂 較

江以碩

應琚

不肖曾孫 應瑞 刻

應璐

史記內編卷十五終 外孫 涂世謨 仝刻











